

青崖白鹿记

∴ 古道旁 花落处 是谁的长笛吹起

∴ 把离别演绎成一道风景

沈瓔瓔 著

A Novel by Shen Yingying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247.5/1522

2007

青崖白鹿記

沈
瓊
瓊
作
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崖白鹿记/沈瓔瓔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742-232-7

I. 青… II. 沈…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4867号

书 名: 青崖白鹿记
作 者: 沈瓔瓔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9.7万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2.80 元

ISBN 978-7-80742-232-7

邮政编码: 330006

ABOUT

沈璿璿

■ **关于我：**行医女子，生于黄果树丛生的南方某地，游学于京，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四年前第一次在电脑上写武侠给自己看；三年前开始活动于网络，在榕树下、晋江等网站安家落户；两年前为各种武侠、奇幻类杂志撰稿，借此结交狐朋狗友，博取些许稿酬和一时声名。

■ **关于喜欢：**喜欢旅行，喜欢高原湖泊，喜欢算命，喜欢行将消失的传说，喜欢购买关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书籍。不喜欢面对太多的声音。非常害怕大蒜。

■ **关于写作：**文笔很妖，想法很多，速度很慢。无数待填之坑，不得不许下一生的时间去完成，并争取下一世不再为文字所累。

■ **关于武侠和奇幻和某种难以挣脱的梦想：**欲辩已忘言。

■ **关于ID沈璿璿：**这是第一部小说中，某个一闪而过的女孩。我隐藏在她那毫无特征的面孔之后，觉得甚是安全。

目次

contents

引子

一袭青衫绝然跃下山崖，就像飞鸟，被浩淼烟涛吞噬。

第一回 清歌如梦水如空

〇一

第二回 少年心事九秋蓬、第三回 浊浪浮尘撼江东
第四回 偏影轻鸿、第五回 诗剑玲珑

最毒的东西却是尸毒。

第六回 一夜玄霜坠长空

〇八六

第七回 来是空言去绝踪、第八回 冰弦玉柱风入松
第九回 洞庭水阔楚天钟、第十回 潜龙惊凤
第十一回 水远山长处处同、第十二回 斑竹枝里桃源洞

原来在所有人眼里，他和蒋灵鸾应该是宿世仇敌。

第十三回 剑底断肠红

一八七

第十四回 生涯尽处证鸳盟、第十五回 海天愁浪洗苍穹
第十六回 山雨欲来雾憧憧、第十七回 聚首何匆匆

这就是沧海桑田么？

第十八回 雷惊迷梦

二五〇

第十九回 凭谁问哀荣、第二十回 解语倩芙蓉
第二十一回 浊水清尘西南风、第二十二回 离鸾别凤烟梧中

她是否知道某一日，风箫声里，他曾隔水相望……

尾声

三二一

后记 春深处

树入天台石路新，
云和草色迥无尘。
烟霞不省生前事，
水木空疑梦后身。
往往鸡鸣岩下月，
时时犬吠洞中春。
不知此地居何处，
须就桃源问主人。

——(唐)曹唐《拟桃源》

绿水如锦绉初展，泉声似环珮风鸣。

天台山深处，青山翠谷如列绣屏，一脉山涧从两岸峭壁之间蜿蜒而出，清冽如银，在谷地里聚成一眼滴珠儿般的水潭。水潭边蹲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掬起清凉的溪水往脸上洒。水面上映出一张清雅的面容。

洗罢脸站起身，四下里望了望。东边一座山峰巍然峭拔，仪状奇伟，山顶却有一双圆圆的石头，仿佛是女郎的双髻一般。

“总算找到双女峰了。”少女叹道。她已跋山涉水好几日。虽然有地图指引，但天台山茫茫横亘几百里，谷深峡远，人迹罕至，寻起那个“桃源”来谈何容易！一路上她迷了好几次路，好不容易才碰到几个人，又疑心是跟踪而至的对头，因此不但不敢上前相问，反倒小心翼翼地自己躲了起来。

“‘双女峰下，鸣玉涧边，溯流而上，仙谷桃源。’照他的说法，过了金桥潭畔的会仙石，沿着鸣玉涧再往前走走到双女峰，就差不多了。只是这鸣玉涧两边尽是乱石丛莽，哪里还有路可走呢？”少女正自沉吟着，忽见青山之间白光一闪，翩若惊鸿。少女好奇地看过去，那白光却又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噗”的一声，一只浑身雪白的小鹿盈盈落在山涧对面。那白鹿侧过头来，望了少女一眼，目光清亮而幽远。少女正想涉水过去，白鹿却忽地跃起来，向青郁郁的山崖上飞去，吉光片羽一般，转眼失去了踪迹。

日暮时分，河流上游闪出了一片红彤彤的桃林，碧桃花开得如云似锦，灿若明霞。绕过一块巨石，绿森森的一片竹林展于眼前。少女看出那是湖湘之地独有的湘妃竹，心道：“到了。”

竹林中藏了一个小小院落，织竹为篱，竹门竹瓦，十分精巧别致。院中坐着一个小妇人，正在逗弄着怀中婴孩，满脸的怡然自得。那少妇虽是家常打扮，依然显得容光照人，不像寻常人家女子。

少女不知如何向那少妇打招呼，踌躇了半日，忽然叫道：“哥！”

“哈哈，小丫头，我早就看见你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年人从竹林中飞了出来，落到少女面前，忽然脚底一软装作要跌倒。少女惊得张大了嘴。然而那少年一转身，却又稳稳立住，呵呵笑起来：“阿烟，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阿烟撇了撇嘴似乎想哭。少年见状，心里一沉。她从背囊里找出一封信，杵到他面前：“大师兄写给你的。”

匆匆读过，少年脸色骤变，凄然问道：“你走了多长时间？”

阿烟道：“半个月。只怕师父已经……”

少年呆了一呆。片刻间，脸上闪过了好几种表情。过了一会儿，他

回过头去，冲着院中坐着的少妇道：“明珠，师父病重，我要马上赶回去！”

少妇神情有些犹豫，抱着婴孩走过来道：“明日就走么？”

少年的语声有些艰涩，道：“现在就走！”

“哪里这么急呢。”

“好妹妹，师父师娘待我和阿烟恩重如山，情逾骨肉。”

“可是你那些师兄们又不和你要好……”

“这是两回事。”

“唉，你要去，我也拦不了你。”少妇面露幽怨。她把婴孩放到少年怀里，转身进屋去，一忽儿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出来。她手里提了一柄长剑，捧到少年面前：“路上带着防身吧。”

少年接过剑，两人会心地对视一眼。阿烟瞧了瞧，那剑样式古朴奇特，剑柄上还刻着两个古篆：“清绝”。

少年沉吟片刻，道：“明珠，我想带湘儿一起回去。”

少妇睁大眼睛道：“这怎么行，湘儿才一岁，如何受得了这一路风尘颠簸？”

少年道：“把你们母女俩留在这里，我很不放心。你爹爹虽然说过，不再过问我们的事了，但其他人可就难说了……”

“呸，他们哪敢对我动手？”

“也不一定……”少年想了想，诚恳道，“其……我想带我们的湘儿给师父和师娘看一看，如今师父既然……恐怕是最后的机会。我更希望你同我一起去。我们婚后，也一直没有去拜谢师父。”

少妇烦躁道：“我就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可是，我留在这里，自在得很，才不稀罕见你的师父师娘，更不想看见你那些了不得的师兄们。我不跟你去，你也休想把我的湘儿带走！”

少年知道妻子任性惯了，也无法可想，便将婴孩交还给少妇，边转身出门，边嘱咐：“明珠，我这就去了，你自己小心。阿烟，你也走累了，今晚陪你嫂子住一夜，明天再上路追我。”

阿烟点点头。少妇娇声道：“早点回来。”

少年回头朝她笑笑，忽然劈面一掌，向少妇打来！

少妇大吃一惊，本能地侧身躲闪，说时迟，那时快，手上抱着的那婴孩，已给少年抢去。少妇跳起来，问道：“你，你这是干什么？”

少年一退身，已奔出几丈远，道：“明珠，还是跟我一道走吧！我的师父已经……”

“我就是不去！”少妇气得直跺脚，却还是不肯追出去，“你抢了我的湘儿，我不饶你，不饶你的！”

少年遥遥喊道：“你实在不肯来也罢了，我不能勉强你。师父病榻之前，我只能自己谢罪。但是湘儿须跟我回一趟师门。这个你得依我。”

少妇心知理亏，只得大声道：“你不把湘儿给我好好地带回来，永世不要再见我！”

“放心吧，我自会好好看护她。”那少年的声音就渐渐地远了。

阿烟和少妇相对立着，一时无话，看着碧桃花殷红的花瓣一片片地飞落，各自出神想心思。过了一会儿，阿烟终于开口道：“姐姐，我也惦记师父，明日一早就走。”

“嗯。”

“姐姐……我来的路上，看见你的那只白鹿了。它在这里么？”

少妇闻言，淡淡道：“不在的。每天这个时候，它都在赤城山顶上守着晚霞呢。”

三天以后，少年来到了庐山脚下。他归心似箭，一路上走得极快，几乎连觉也不曾好好睡过。这样一来，他怀中的婴孩可就不依了，哽哽咽咽哭个不休。少年心疼女儿，不住地哄她，心里也有些懊悔自己鲁莽，连累幼女离开母亲受苦。好在一路上女儿哭是哭，并没有害病。这天正午炎热，他找了一片树荫坐下，哄着女儿睡着了，自己也渐渐合上了眼睛。

一忽儿醒来，身边的婴孩竟然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须知以他的修为，就算是连日赶路辛苦睡得太熟，也断然不至于人家从他身边带走婴孩也不知道，除非——对头是轻功上的绝顶高手。想到此处，他不禁皱紧了眉头。但是孩子究竟在什么地方？

少年心急如焚，环顾四周。这里是武林大派庐山派的势力范围，何人会对他下手？忽然山顶上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少年心中一震，连忙展开轻功向山顶赶过去。虽然明知这定是敌人引诱之计，但爱女在上面，也就顾不得这许多。

山顶上似乎空荡荡的，襁褓放在悬崖边一块裸露的岩石上。少年冲过去把孩子抱起来，看见她本来雪白娇嫩的小脸被晒得通红，大是怜惜。

“呵呵呵……”背后突然传来一片狂笑声，好像有六七个人。虽然在这如火的骄阳之下，这笑声却挟霜带雪般地令人发冷。

少年冷然道：“原来是黄兄啊！”

那为首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人默不作声，旁边一个人厉声道：“岂止是大师兄，我们七兄弟都来了！澹台树然，你算是什么东西，敢跟我们天台派过不去！我们小师妹是武林中一等一的美人，却让你这个浪荡子拐了去，简直就是侮辱我们天台派。天台七剑，可容不得你，定要为大师兄出这一口恶气！”

少年心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遂淡淡道：“你们七个，都是我的手下败将，连令师也输我一招。今日又来挑衅，大概不是打算单打独斗了？”

那人咬牙道：“让你尝尝我们的‘琼台剑阵’！”“刷刷”几声，七人顿时长剑在手，排成新月形状，将少年团团围住。

少年面对悬崖站着，并不回头，却左手将婴孩抱紧，右手从地上捡了一根枯枝。忽然他腾身跃起，向剑阵正中的天台大师兄飞过去，动作奇快无比。眼看大师兄的眼睛就要被他戳瞎了，忽然间少年手腕一抖，右手变了方向，那枯枝却打着了剑阵尾部一人的手腕上。谁也没看清他是如何变的招，却见那少年已然稳稳落到剑阵后面，笑道：“好剑阵！”这一下兔起鹘落，轻灵稳健，连怀中的婴孩也不曾惊动，可天台七弟子的剑阵，却被他冲乱了阵脚。那大师兄知他是手下留情，不免脸上尴尬，剑阵尾部那人手中的长剑几乎震飞，更觉心惊肉跳，假如少年使的是真剑，他这手掌可就不保了。

停了一会儿，大师兄喝道：“师弟们，上啊！”七把长剑“刷刷

刷”地向少年一剑剑刺过来，每一剑的来势都十分的古怪蹊跷，又绵密不断，迅猛无匹。少年深知天台剑法独辟蹊径，是武林中一种绝学，不能够轻敌，遂全神贯注，一剑一剑地挑开。这琼台剑阵设计得十分巧妙，旨在让人顾此失彼。大师兄的一剑直劈少年的面门，少年便不得不横剑去封，这时另一人从背后扫他的下盘，料来他躲不过。不想那少年将身一拧侧了过去，手里的枯枝粘住了大师兄的剑，顺势向左一带，剑锋竟向背后那人直刺去。

这剑阵端的是精妙缜密。要想打乱，非得各个击破不可！于是他游走起来，如穿花绕树一般，在七个人之间东挑一下，西带一下。果然剑阵又开始乱了起来，有几个天台弟子身上也被枯枝狠狠戳了几下。然而，天台派以轻功见长，蹶空飞跃之技举世无双。这个剑阵也充分利用了这一长处，几个弟子身形轻灵闪动变化莫测，往往少年刚刚挑乱一个人的步子，那人将身一纵，迅速变到另一个位置上；其他人见机而动，剑阵马上换一个队形，又围了过来，令人目不暇接。那少年本来剑法神妙，假如也展开轻功和他们追逐比拼，料来也能取胜。然而他却怕惊动怀中抱着的孩子，不敢行险，只在剑阵中间突破。久攻不下，渐渐焦躁起来。

少年忽然长啸一声，七个天台弟子不禁一愣，再看那少年，手中多了一柄青光闪闪的宝剑，剑身晶莹剔透，在烈日下闪着神异的光芒。大师兄满脸愤懑，惨叫道：“居然，清绝剑居然到了你的手里！”他仿佛变成了一头发狂的野兽，向少年直扑过来，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少年不愿久战，这才拿出利器来，不料黄师兄一见此剑，如此拼命。饶是他闪得快，左臂上还是被拉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淋漓。那婴孩看见血，“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少年心中火起，也顾不得什么手下留情了。须知他的剑法曾得异人真传，四海之内，罕逢敌手。只见他兀立如山，见式破式，见招拆招，一口长剑，横扫直击，劈刺斩拦，竟是毫不退让！人影晃动之间，只见到清绝神剑的光芒如织如错，光夺日月。剑芒过处，碧血飞溅，伴随着婴儿嚤吟的啼哭声。

一场混战之后，七个天台弟子都倒在了地下，被戳中了穴道爬起来不得。原来那少年毕竟还是不愿伤他们性命，只是自己却也伤得不轻，

肩头、膝盖等处兀自汨汨地冒着鲜血，小腹上也被划了一剑。少年坐倒在地上，也顾不得看自己的伤，赶快哄着怀中的婴儿停住哭声，只是担心她被这场恶战吓坏了。

天台大师兄倒在地上气喘吁吁，动弹不得，忽然道：“约好了午时，你怎地现在才来？”

少年心中一惊，回过头去，只见一个黑衣的蒙面人不知何时悄然立在他身后。那人身形是如此眼熟，少年盯着他的眼睛一看，诧异道：“你……”

还在错愕之间，那人忽然飞起一脚，将少年插在地上的清绝剑踢入了悬崖下深谷中，冷冷道：“你号称天下第一剑客，但倘若不用剑，比得过我吗？”

天台大师兄见状，猛扑了一下，似乎拼死也想抓回那把剑，

另一个弟子道：“师兄不可，那锦绣谷底下的花已经开了，险恶无比。”

蒙面人的双掌已向少年狠狠地劈下，少年闪身而过，喝道：“为什么？为什么你也和我作对？”

蒙面人冷笑道：“你难道不明白？”言语间几十快掌又已劈下。那人内力精湛，掌法精妙，点戳扎刺之间，俨然是一派高手。少年失了宝剑，左手还抱着婴儿，加之甫经恶战精疲力竭，一时间竟不是蒙面人的对手。几招之下就落了下风，他急中生智，右手变掌为剑，又把他神奇的剑法使将出来。虽然一只肉掌无法与宝剑相比，但身临危境中发挥出来，居然也和蒙面人打成了平手。

蒙面人的功力远在那几个天台派弟子之上，本拟几招之内拿下，没想到少年重伤之下，尚可抵挡，不免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忽然身移步换，快若流星，一闪到少年左边，竟然一指向孩子插去。

少年本应纵身跃出，可是他怕惊坏孩子，只能平地一转，身子轻轻飘飘拔起，搭着蒙面人的手指往上一拔。蒙面人冷冷一笑，变指为掌，向少年拍去。两人双掌一对，少年觉得胸口猛地一震，眼冒金星，几乎呕出血来。他脚底摇晃，急向后退，忽然觉得手掌竟被对方牢牢吸住，抽也抽不回来。两人以内力相拼，慢慢地耗着。少年在重压之下渐渐不

支，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快散了架。

蒙面人冷笑道：“你只顾钻研剑术，不讲内功修为，今日方知道坏处了吧？”少年这才明白过来，蒙面人这一次当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

正在生死之间，忽然听到有人叫喊：哥哥，哥哥！

少年心中一酸，却想到：好了，阿烟来了，湘儿有救了。

这时蒙面人似乎也心中一动，掌上的吸引力不知不觉消失了。少年心想机不可失，赶快撤掌，向后跃去。这一跳本拟跃出蒙面人双掌的范围内，不料他的力气消耗太多，几乎灯枯油尽，一跳之下只刚刚把脚抬起来。蒙面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双掌推向他的胸前。少年身子一晃，就飘向悬崖下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刻，少年拼出了全身力量，左臂一甩，将怀中的婴孩抛了起来。孩子被甩到了悬崖边上，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想不到悬崖壁上，居然有一段枯树，正巧挂住了少年的衣衫。少年九死一生中，抬头一看，阿烟冲到悬崖边上哭喊着：“哥哥，哥哥！”拼命地伸手去拉他。枯树离悬崖顶并不远，但两人无论如何够不着。阿烟脚下一滑，也滚了下来！

少年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阿烟，把她也挂在了枯树上，阿烟却道：“不行，哥哥，不行！”

少年抬头一看，不禁喟然长叹。原来那段树枯朽已久，只是松松地附在岩壁上，少年落下之时，将它拉得摇摇晃晃几欲不支，这时加上一个阿烟，已见得树根从岩壁上慢慢地滑出来，维持不了多久了！

悬崖上，爱女还在声声哀号。少年心如刀绞，从衣衫上扯下一块尚未沾血的白布，咬破了手指，匆匆画了几笔，一面道：“阿烟，一会儿我有了力气，就把你抛上去。你带着湘儿去找她母亲。”

阿烟哭道：“我不要，哥哥，我和你一起死了算了！”

少年望了望，枯树的根部和岩壁只有一线相连了，急促道：“胡说！我只有你一个妹妹，你怎么能死！湘儿还在上面，只有你能救她了。他……他不会杀了你的！”

话音未完，枯树已经坠下。少年将血书塞到阿烟手里，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把她甩了上去。

万丈深渊下面是浓浓的云雾。只见一袭青衫飘飘缈缈，就像一只飞鸟，被浩淼烟涛霎时间吞噬。

阿烟踉跄爬起。那蒙面人呆立着，仿佛对刚才那一幕感到不知所措。婴儿正横在他脚下。阿烟大叫道：“不许你碰她！”

蒙面人缓缓道：“我不想杀她，但我怎敢让她留在世上……”

阿烟这时骤经惨变，心里忽然清亮如明镜。她扑过去，将婴儿抱在怀里，蒙面人知她武功远不及自己，由了她去。阿烟望望山脚下的树影，忽然有了主意，将血书悄悄地掖在婴儿的襁褓里，对蒙面人道：“你如果胆敢加害这孩子，将来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其实你不如杀了我，留下孩子的性命。你要斩草除根，无非是怕她长大了报仇。可现在她什么都不明白，将来只有我会对她说她的杀父仇人是谁。不妨这样，你将我杀了吧！这就不会有问题了。”

蒙面人叹道：“阿烟，你的想法总是这么怪。可是我把你们姑侄俩都结果了，岂不更省事！”

阿烟冷笑道：“那你就杀！”

蒙面人低下头，颤声道：“我怎么知道你要来，你明知我……不能对你下手。”

阿烟凄厉叫道：“你真的不能吗？可你却能狠心对我的亲哥哥下手！我一定要救这个孩子！一命换一命，怎样？”

蒙面人默然半晌，忽然伸出手，向阿烟拂了过来。阿烟心中一凉，她本来只赌这蒙面人尚能顾及一丝旧日情分，所以豁出去了也要保护哥哥的孤儿。岂料他竟然真的对自己也不肯放过！她把婴儿远远抛开，就失去了知觉。

蒙面人看见阿烟被点中穴道，晕厥倒下，便顺手抽出一把匕首，向地上的婴儿刺去。说来也怪，那孩子本来哭得正厉害，被匕首的精光一照，忽然止住了抽噎，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幽幽地瞧着蒙面人。蒙面人不禁愣住了，望着这玉雪可爱的小女婴，一把匕首无论如何刺不下去。

忽然，他觉得周围气氛有些异样，转身一看，那些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天台派弟子，竟然已经全都不见了。正在惊疑不定间，他瞥见地上有一个怪怪的影子，从自己背后投过来，像是一棵老树——但他明明记

得这里是没有树的！

那影子好像又变成了一个人形，枯槁，锐利。似乎还有一双鹰隼的眼睛在盯着他。他不禁手一滑，匕首“当”地落下，划破了婴儿娇嫩的脸颊。那婴孩“哇”的一声，又大哭起来。蒙面人此刻心神大乱，根本不敢回头再看一眼，一把提起倒在地上的阿烟，飞也似的跑掉了。

悬崖上只剩了几摊血泊，四周一片空寂。苍凉的天空下，只听见婴儿还在用早已哭哑了的嗓子，一声声地啜泣着。

深秋时节，富春江畔的桐君山上，满山遍野的梧桐树一夜间齐褪青衫。蝴蝶一般的黄叶，顺着秋风飘摇，纷纷扬扬撒向山脚的一座小镇。

这青石小镇，毗邻江南的医药名城桐庐，也是个远近闻名的药材集散地。乡人多好围棋，高手辈出。镇上不足半里的一条街上，倒有十来家棋社。但在本乡棋客们眼中，水平最高的还数街南那一家最老的。每逢集日，棋社里好手云集，大家切磋手谈，计较棋艺，很是热闹。

不过眼下，棋社里的气氛却有些异样。棋客们都罢了自己的战局，围在了一张棋桌边，有人窃窃私语，有人沉思默想。只见那棋枰上的黑白子已然水泄不通，执白的那个青年书生，正凝神苦苦思索。对面一个黑瘦的中年汉子，却怡然自得地靠在椅背上，一手端起茶碗，一手拨弄着钵中的黑子。他身后站了四五个大汉，一色的天青短袍，腰悬长剑，不时瞟着门外，显得心不在焉。书生显然是有点一筹莫展了，半个时辰过去，仍是一着未动。他身旁站着一位娇俏少女，也微蹙双眉，手指不断轻敲桌面。

围观的棋客都有些灰心丧气，低声议论着：“陈秀才怕是不行了。老哥你看呢？”“不知道。这棋局